



家，一个人好玩乐无非算作糊涂荒唐，大家笑嘻嘻地称他一声“花花公子”。在生活困难的人家，一个人要是逼得父母动老本，那就是坏蛋，就是流氓，就是无赖了。于勒叔叔把自己应得的部分遗产吃得一干二净之后，还大大占用了我父亲应得的那一部分。

人们按照当时的惯例，把他送上从勒阿弗尔到纽约的商船，打发他到美洲去。

我这位于勒叔叔一到那里就做上了不知什么买卖，不久就写信来说，他赚了点儿钱，并且希望能够赔偿我父亲的损失。这封信使我们家里人深切感动。于勒，大家都认为分文不值的于勒，一下子成了正直的人，有良心的人。

有一位船长又告诉我们，说于勒已经租了一所大店铺，做着一桩很大的买卖。

两年后又接到第二封信，信上说：“亲爱的菲利普，我给你写这封信，免得你担心我的健康。我身体很好，买卖也好。明天我就动身到南美去作长期旅行，也许要好几年不给你写信。如果真不给你写信，你也不必担心。我发了财就会回勒阿弗尔的。我希望为期不远，那时我们就可以一起快活地过日子了。”

这封信成了我们家里的福音书，有机会就要拿出来念，见人就拿出来给他看。

果然，十年之久，于勒叔叔没再来信。可是父亲的希望却与日俱增。母亲也常常说：“只要这个好心的于勒一回来，我们的境况就不同了。他可真算得一个有办法的人。”

于是每星期日，一看见大轮船喷着黑烟从天边驶过来，父亲总是重复他那句永不变更的话：

“唉！如果于勒竟在这只船上，那会叫人多么惊喜呀！”

那时候大家简直好像马上就会看见他挥着手帕喊着：“喂！菲利普！”

对于叔叔回国这桩十拿九稳的事，大家还拟定了上千种计划，甚至计划到要用这位叔叔的钱置一所别墅。我不敢肯定父亲对于这个计划是不是进行了商谈。

我大姐那时28岁，二姐26岁。她们老找不着对象，这是全家都十分发愁的事。

终于有一个看中二姐的人上门来了。他是公务员，没有什么钱，但是诚实可靠。我总认为这个青年之所以不再迟疑而下决心求婚，是因为有一天晚上我